

多元文化背景下美国穆斯林群体宗教实践探析

王国栋*

内容提要 美国穆斯林群体人口规模不大，内部构成多元，需在异质性、多元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传承伊斯兰宗教文化，其伊斯兰宗教实践的外在表现和运行规律必然与典型伊斯兰国家有所不同。美国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的功能多样，成为穆斯林群体举行宗教仪礼、进行日常交际及开展伊斯兰教育的平台。美国穆斯林宗教领袖着力迎合穆斯林的实际需求，角色不限于宗教实践的指导者。此外，穆斯林群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注重与其他宗教进行充分的跨信仰交流。

关键词 美国穆斯林 宗教实践 伊斯兰中心 宗教领袖 跨信仰交流

中东和南亚的穆斯林移民及黑人伊斯兰运动共同构成了当代美国穆斯林群体的两大历史源流。在迄今 100 余年的发展历程中，美国穆斯林群体形成了多样性的社会构成，而伊斯兰教又为多元穆斯林群体提供了共有的宗教认同基础。穆斯林作为少数群体，逐渐融入美国的主流文化之中。伊斯兰教在其形成、发展的历史中一直具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属性，对穆斯林群体的身份认同、社会生活，以及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体制等诸多方面都有深刻影响。^① 美国穆斯林群体内部构成多元，在美国社会所占人口比例也不高，需要面临完全不同于母国的宗教文化环境。穆斯林群体在异质性的美国社会文化环境中传承伊斯兰宗教文化，因为缺乏伊斯兰世界广泛参与的社会基础，在美国社会，伊斯兰宗教实践的外在表现也必然与母国有所不同。从穆斯林黑人奴隶时期美国社会对伊斯兰宗教实践的制度禁绝，到 20

* 王国栋，历史学博士，西北大学国际处副处长、副教授。

① 吴云贵：《伊斯兰宗教与伊斯兰文明》，《阿拉伯世界研究》2009 年第 1 期。

世纪 60 年代以来伊斯兰宗教实践随人口规模增加而迅速发展,美国穆斯林群体的伊斯兰宗教实践经历了显著变化,表现出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融合和适应特征。美国穆斯林群体赋予清真寺更丰富的功能,重视宗教领袖对穆斯林个体发展的积极作用,也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强调与其他宗教进行充分的跨信仰交流。

一 多重功能的美国清真寺

据统计,认为宗教非常重要的美国人占美国人口的 65%,而近 80% 的美国穆斯林都认为伊斯兰教对他们的生活非常重要。^①清真寺是美国穆斯林最重要的宗教实践场所。65% 的美国穆斯林每天都会做礼拜,其中 48% 的穆斯林每天会完整地礼拜五次,能保证每周至少去一次清真寺的穆斯林占美国穆斯林总数的 41%。^②从穆斯林黑人奴隶的秘密宗教集会场所到今天全美各地超过 2000 座的现代化、多功能伊斯兰中心或清真寺^③,美国穆斯林的宗教实践场所发生了质的变化。美国清真寺的发展印证了美国穆斯林群体从制度禁绝,割裂文化遗产,到边缘化的艰难维持,再到多元文化视角下对美国主流文化积极融合的发展历程。美国清真寺从最初穆斯林在历史文化环境中寻求精神寄托,延续宗教传统的场所,发展成为今天兼具多种功能,维系宗教传统,促进穆斯林群体持续发展,加强穆斯林与外界沟通的重要平台和媒介。综合来看,清真寺之于美国穆斯林群体至少具有三重意义和功能。

第一,清真寺与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形成与发展密不可分,见证了穆斯林群体融入美国社会的历史轨迹。早期的穆斯林黑人奴隶主要来自西非,除了普通穆斯林,也包括一些在西非部族中具有一定地位,受过良好伊斯兰宗教教育的人。他们身为奴隶,被禁绝延续伊斯兰教传统。但是在特定

① Muslim Americans, A National Portrait: An In-depth Analysis of America's Most Diverse Religious community, Gallup and Coexist Foundation, 2009, p. 28.

② Muslim Americans, No Signs of Growth in Alienation or Support of Extremism, Pew Research Center, 2011, p. 22.

③ Amaney Jamal, "Mosques,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Gender Differences Among Arab American Muslims," *Journal of Middle East Women's Studies*, Vol. 1, No. 1, Winter 2005, p. 57.

条件下，穆斯林黑人奴隶在短时间内通过秘密活动延续了伊斯兰教传统。不过整体上，穆斯林黑人奴隶的宗教信仰没能传承下去，他们与19世纪以后形成的美国穆斯林群体切断了历史联系。

黑人穆斯林奴隶的秘密宗教活动场所缺乏持续存在的历史环境。美国清真寺的真正发展还是源于19世纪中叶以来陆续赴美的穆斯林移民。一战结束后，奥斯曼帝国解体，尽管移民限制依旧严格，但赴美的穆斯林移民基本上都是选择投亲靠友，穆斯林移民的家族聚集趋势比较明显，为穆斯林人口聚居和清真寺的出现打下了基础。美国穆斯林开始出现集中居住的情况之后，就有了建立固定场所维系伊斯兰信仰的必要。20世纪30年代之后，穆斯林开始以改建教堂或直接建设的方式，建立固定的清真寺。这一时期最为著名的清真寺当属在阿拉伯裔穆斯林集中居住的艾奥瓦州锡达拉皮兹市建立的“美国清真寺之母”。这座清真寺于1934年2月15日落成，是美国第一所非改建的清真寺建筑。在1971年锡达拉皮兹伊斯兰中心建成之前，这座清真寺在近40年间都一直是当地穆斯林的活动中心。艾奥瓦州的穆斯林团体在20世纪90年代将这座一度被废弃的清真寺买下，改建后将其重新投入使用。1996年，这座清真寺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建筑名录，成为伊斯兰文化在美国传播的重要象征。

20世纪初，来自印度的艾哈迈迪亚派穆斯林将传教重点转向美国黑人群体，该教派也建立了一些具有宣教功能的清真寺。这类清真寺对稍后伊斯兰运动的兴起和黑人清真寺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较大规模的穆斯林新移民到来之前，本土黑人穆斯林群体建立清真寺的速度和规模要胜于穆斯林移民群体。黑人穆斯林的清真寺随着伊斯兰民族在某地设立分支机构而迅速成立。黑人伊斯兰运动在马尔科姆·X的宗教思想发生重大转变之前，一直表现出明显的宗教杂糅特点。这也体现在黑人穆斯林对清真寺的命名方式上。1930年，法尔德在底特律建立第一所清真寺并使用了“temple”而不是用伊斯兰教的“mosque”或“masjid”命名。此后，各地的黑人清真寺有的使用“temple”，有的则使用穆斯林移民通用的“mosque”，并不统一。黑人穆斯林的清真寺除了数量发展迅速，还提供音乐活动和其他交流活动，为黑人穆斯林增加凝聚力，开展各类政治活动提供了平台。

20世纪60年代以后，穆斯林移民人数快速增长，美国穆斯林多元化程

度加深,不少清真寺开始以伊斯兰中心来命名。清真寺的功能在整体上也逐步趋向多元化,成为穆斯林群体社区生活的中心,为促进穆斯林群体的整体融合和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除了礼拜和聚礼,清真寺在穆斯林生活的多个方面为穆斯林提供服务和支持。清真寺附设的伊斯兰学校提供针对不同人群,尤其是穆斯林青少年的伊斯兰课程。清真寺还为穆斯林提供进行社交活动的场所,以及符合伊斯兰传统的丧葬服务等。清真寺的组织与领导方式也出现了新变化,80 年代之前的美国清真寺大都由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伊玛目来领导。80 年代以后,受到美国教堂管理体制的影响,部分清真寺开始通过类似董事会的管理委员会来行使清真寺的主要职能,选聘的伊玛目主要负责安排清真寺的宗教活动。^①截至 2001 年,多数以美国黑人穆斯林为主的清真寺中伊玛目仍然具有最权威地位,做出的决定也往往是最终决定,而由穆斯林移民主导的清真寺有超过 62% 是由类似董事会的机构来负责管理清真寺的相关事务。^②

第二,遍布全美的清真寺和伊斯兰中心既是美国穆斯林群体履行宗教实践的固定场所,也是美国穆斯林维系文化传统的精神家园。《古兰经》允许穆斯林生活在非穆斯林社会,只要这个社会不阻碍穆斯林坚持伊斯兰信仰。^③美国从宪法角度来说属于这样的社会,但即便有宪法确认的宗教自由,穆斯林在对其存在疑虑的社会中维持宗教信仰还是有诸多不便。在美国,延续伊斯兰文化传统的使命很大程度上转移到了家庭单位。^④家庭要为穆斯林儿童的宗教教育创造可能,并且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为穆斯林个体提供进行宗教实践的环境。为了满足这一需求,不同穆斯林家庭会发生聚合,形成穆斯林社区,进而产生对清真寺的需求。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清真寺成为穆斯林群体宗教实践不可或缺的场所,是穆斯林内心自省,向安拉

① Edward E. Curtis IV., *Encyclopaedia of Muslim-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10, pp. 385 - 389.

② Ihsan Bagby. Perl, Paul M. and Froehle, Bryan T., *The Mosque in America: A National Portrait*, Washington, D. C. : Council on American-Islamic Relations, 2001, p. 55.

③ Karam Dana, Matt A. Barreto, and Kassra A. Oskooii, "Mosques as American Institutions: Mosque Attendance, Religiosity and Integration into The Political System among American Muslims," *Religions*, 2011 (2), p. 510.

④ Kathleen E. Foley, "The American Mosque: Behind the Controversy," Policy Brief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 and The British Council, 2012, p. 12.

祈祷与倾诉的地方。^①这也是清真寺成为美国穆斯林精神家园的首要原因。除了满足穆斯林宗教实践需求，清真寺在慈善、教育、社交等多个方面也为美国穆斯林提供支持。清真寺成为美国穆斯林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有助于美国穆斯林尤其是第二代穆斯林移民维持对伊斯兰文化在精神层面的认同。

美国的清真寺承担多种功能，为穆斯林维持伊斯兰传统提供支撑。凯思林·弗雷认为这并非美国清真寺的创新之处。在伊斯兰教早期，乌玛的教育、政治、司法及社区事务都是由先知在麦地那的家中处理。伊斯兰教诞生之初，清真寺的功能就是多重功能的，只是后来清真寺的其他功能被逐渐剥离出来而已。因此，美国清真寺具有多重功能是具有历史基础的，可以理解成对伊斯兰传统和本源的回归。^②

第三，以清真寺或伊斯兰文化中心为依托的宗教教育，是美国穆斯林延续宗教传统的重要保证。伊斯兰教育关系着伊斯兰文化是否能在美国社会传承下去，对穆斯林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对多元美国穆斯林群体来说，清真寺提供的伊斯兰教育至少在两个层面体现出重要性。首先是清真寺针对宗教活动提供特定的语言教育。《古兰经》对穆斯林是不可改变的宗教经典，初用阿拉伯语写成，在传播过程中译成多种语言。在清真寺的宗教活动中，部分清真寺使用英语，但不少穆斯林移民的清真寺也使用民族语言，如阿拉伯语、乌尔都语、波斯语等语种。因此，清真寺提供面向穆斯林青少年的伊斯兰教育课程时，往往会安排阿拉伯语及其他相应语言课程。

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通过提供伊斯兰宗教教育加强了青少年穆斯林对《古兰经》和教义的充分理解。根据哈桑·巴格比在2011年的调查，美国83%的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都设有宗教课程，76%的清真寺设有专门针对儿童的周末学校，50%设有古兰经背诵课程，39%设有阿拉伯语课程，还有46%的清真寺设有教义交流课程。拥有全职伊玛目的清真寺往往开设主题不

① Ihsan Bagby, *The American Mosque 2011 (Report No. 2)*, Islamic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2012, p. 6.

② Kathleen E. Foley, "The American Mosque: Behind the Controversy," *Policy Brief*, Institute for Social Policy and Understanding and the British Council, 2012, p. 13.

相同的系列课程,满足不同群体的伊斯兰教育需求。^① 青少年是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开展宗教教育的主要对象,有超过 40% 的清真寺领导者认为儿童开设周末学校是清真寺的头等大事。作为对伊斯兰教育的辅助支持,清真寺往往还建有小型图书馆,另外在 20% 的规模较大的清真寺中还设有全日制的伊斯兰学校。^② 全日制学校除提供伊斯兰教育,还提供公立学校的基础课程。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为美国穆斯林提供的多种类型的宗教教育,为多元构成的美国穆斯林群体延续自身宗教属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多元角色的宗教领袖

在传统伊斯兰社会中,不同派别、不同类型的宗教人士引导穆斯林对伊斯兰教形成相应的认识。这为穆斯林提供行为和心理规范,对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精神世界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与传统伊斯兰社会类似,宗教领袖在美国穆斯林的宗教实践中同样发挥着促进者和组织者的作用。在美国,“穆斯林宗教领袖”这一概念通常具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致力于通过宣传并主导特定教派和组织,在地区范围甚至是全国范围内推动自身的宗教主张,扩大穆斯林群体的规模和影响。此类穆斯林领袖一般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源,具有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宗教性或准宗教性穆斯林团体的领袖。如黑人穆斯林领袖以利亚·穆罕默德、马尔科姆·X、沃利斯·迪恩·穆罕默德,以及致力于宗教发展的,由穆斯林移民主导的伊斯兰宗教团体的领袖,如穆罕默德·马吉德、穆扎米尔·松迪克、扎希德·布哈里等。

第二类宗教领袖直接参与宗教实践。他们通常在清真寺和其他宗教机构中参与普通穆斯林的宗教实践,在微观层面上给予穆斯林指导和帮助。如果说第一类穆斯林宗教领袖确定了美国穆斯林宗教实践的理论、思潮和运动,奠定了穆斯林群体形成认同思想基础,第二类宗教领袖则是穆斯林宗教实践在微观层面的参与者和组织者,与穆斯林个体在宗教实践中接触、交流,对其产生的影响更为直观。第一类领袖的影响更为直接地体现在穆

① Ihsan Bagby, *The American Mosque 2011 (Report No. 2)*, *Islamic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2012, p. 7.

② Ihsan Bagby, Perl, Paul M. and Froehle, Bryan T., *The Mosque in America: A National Portrait*, p. 26.

斯林群体整体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在宏观层面上共同塑造了美国穆斯林群体发展的现状和基本特点。第二类穆斯林领袖同样在穆斯林群体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发挥作用，他们在穆斯林建立、恢复伊斯兰宗教传统，争取融入主流社会的进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下文主要就此进行述评。

第一，以清真寺的伊玛目群体为主的穆斯林宗教领袖参与并引领穆斯林的宗教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穆斯林群体的社会生活方式。1921年，底特律建成的一所清真寺，被命名为穆斯林清真寺。侯赛因·卡鲁布成为这座清真寺的首位伊玛目，信仰逊尼派的卡鲁布受到了什叶派宗教学者卡里尔·巴奇、艾哈迈迪亚派穆夫提萨迪克等不同教派穆斯林领袖的支持。卡鲁布在这座清真寺里所做的工作为美国清真寺和宗教组织的领袖开创了一个新模式。作为伊玛目，卡鲁布灵活借鉴了基督教牧师甚至是犹太教拉比的角色，在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中扮演了多元角色。卡鲁布认为在清真寺任职的伊玛目是宗教聚礼活动的组织者，可以为信徒的婚礼和葬礼提供宗教仪礼服务，还需要针对特定的穆斯林个体涉及伊斯兰教义和内心困惑的问题进行咨询与解答。^①不同清真寺的宗教领袖使用的称谓也不尽相同，根据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American Islamic Relations）于2001年的调查结果，使用“伊玛目”一词的比例最高，约有41%的清真寺使用，38%的清真寺使用“主席”（president），其他的称谓则包括了“埃米尔”（amir）、“秘书长”（general secretary）、“主任”（director）等。^②不论清真寺的主导族裔和教派如何，由伊玛目或类似的基层宗教领袖组织、管理的运行方式成为美国清真寺的常见模式，也成为穆斯林群体参加宗教实践的主要渠道。

第二，穆斯林领袖对加强穆斯林的宗教教育起到积极作用，并在恰当的历史环境下，推动了穆斯林的社会参与，维护了穆斯林的基本权益，促进了公众对穆斯林群体和伊斯兰教的理解。1965年，美国移民政策放松之后，随着穆斯林移民数量的增长，穆斯林移民主导的清真寺数量也迅速上

^① Edward E. Curtis IV. , *Encyclopaedia of Muslim-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10, p. 388.

^② Ihsan Bagby. Perl, Paul M. and Froehle, Bryan T. , *The Mosque in America: A National Portrait*, p. 48.

升,同时期美国黑人穆斯林的清真寺发展较为迅速。黑人穆斯林主导的清真寺中,伊玛目群体在这一时期仍然具有权威和决策权,穆斯林移民主导的清真寺则不少由类似董事会的机构掌权,聘任专职的伊玛目负责日常事务。20 世纪 60 年代,美国文化思潮涌动,社会矛盾突出,黑人穆斯林群体在伊斯兰民族等穆斯林团体的带领下,在美国主流社会发出更强有力的声音。黑人清真寺的伊玛目或类似的宗教领袖,往往受到以利亚和马尔科姆等人的影响,推动了这一时期黑人穆斯林的伊斯兰认同,并以一种强调分离主义的方式争取平等权利。

同一时期,在以穆斯林移民为主体的清真寺中,受过伊斯兰教育的专职伊玛目参与到加强宗教教育和传承的工作中。清真寺提供的周末伊斯兰宗教教育,以及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宗教交流活动更为频繁。“9·11”之后,穆斯林移民尤其是阿拉伯裔穆斯林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穆斯林青年受到了强大的社会压力。根据奥斯曼·阿里等人的调查,“9·11”之后,伊玛目群体普遍反映很多穆斯林因受歧视或压力需要伊玛目的心理辅导和劝解,90% 以上的阿拉伯裔穆斯林的伊玛目认为受到歧视和公众的压力,南亚裔伊玛目和黑人伊玛目的比例分别为 60% 和 50%。^①“9·11”之后,伊玛目群体在对穆斯林进行安抚和疏导之余,积极进行协调,促使不同种族、派别的清真寺基本形成了统一的态度,即美国穆斯林首先明确反对恐怖主义,强调美国穆斯林群体对于美国社会的贡献,明确穆斯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参与的态度,同时承认需要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发展与其他宗教的跨信仰交流活动,而所有穆斯林宗教领袖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保持虔诚的信仰,承担沟通桥梁的角色”。^②

第三,除了清真寺,穆斯林宗教领袖在军队、监狱、教育机构等非宗教场所也发挥了积极作用。除了清真寺的伊玛目群体,在监狱、军队、教育等领域还存在一些受雇的准教职人员,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穆斯林领袖的作用。这一现象既反映了穆斯林群体数量持续上升而逐渐引起官方关注,也反映了美国多元文化环境中,穆斯林宗教实践的特殊需要。在以

① Osman M. Ali and Peter M. Marzuk, “The Imam’s Role in Meeting The Counseling Needs of Muslim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Psychiatric Services*, Vol. 56, No. 2, 2005, p. 202.

② 张欢、王大骐:《一个美国穆斯林领袖的 10 年——专访美国穆斯林前进协会执行会长黛西·卡恩》,《南方人物周刊》2011 年 9 月 12 日刊,第 57 页。

上机构任职的伊玛目，不能等同于传统伊斯兰社会中任何类别的宗教领袖，其设置理念借鉴美国军队、学校、医院等场所的配备牧师，为无法经常到教堂的人士提供面对面的宗教疏导与服务的惯例。^①与清真寺的专职伊玛目不同，这些穆斯林领袖并非专职的伊玛目，他们通常在接受比较系统的伊斯兰教育之后，在上述机构担负领导礼拜，为穆斯林提供心理咨询，对涉及《古兰经》和教义规范的问题进行解答等工作。

三 日渐兴盛的跨信仰交流

由于阿拉伯半岛“三洲五海”的地理位置，伊斯兰世界历史上一直处于与其他信仰和文化形态或主动或被动的沟通过程之中。伊斯兰文化在传统上并不缺乏跨信仰交流的成功先例。中世纪长达数百年的翻译运动就由阿拉伯人主导。古希腊经典经由阿拉伯人的“智慧宫”流转到西班牙伊斯兰时期的托莱多和科尔多瓦的翻译中心，最后流向西欧，为西欧的崛起在知识体系上做了储备。这一时期也成为伊斯兰世界跨信仰、跨文化沟通的顶峰时期。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发展逐渐滞后，在与西方世界的互动交往中处于被动地位。二战后，美国在逐步获得中东局势主导地位的过程中，与伊斯兰世界前后发生了多次摩擦，伊斯兰文明对于沿袭西方文明的美国社会来说属于异质文明，美国公众也由于双方交往中的成见而对伊斯兰心生恐惧。总体来说，当代的美国穆斯林群体开展跨信仰交流的社会条件并不太好。

尽管环境不算有利，但在不同历史时期，美国穆斯林与其他宗教的信众之间存在各种形式的跨信仰交流。随着第五次穆斯林移民高潮到来，近50年是美国穆斯林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出于融合主流社会的需要，美国穆斯林的社会参与意识增强，开始注重与基督徒，甚至是犹太教徒的跨信仰交流。特别是“9·11”之后，美国穆斯林群体被动走向前台，遭到了比以往更多的指责和怀疑。美国穆斯林群体就此做出的最重要回应之一，就是以清真寺和伊斯兰宗教团体为依托，开展多种形式的跨信仰交流活动，

^① Edward E. Curtis IV. , *Encyclopaedia of Muslim-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Facts on File, 2010, p. 98.

增进美国社会对伊斯兰教和美国穆斯林群体的正确理解,推进穆斯林群体在保持文化传统的前提下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盎格鲁-撒克逊的新教文化传说是美国主流文化的源头,因此穆斯林跨信仰交流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实现“不同场景下与基督徒的有效互动”。^①

由于穆斯林历史源流比较模糊,美国穆斯林与基督徒跨信仰交流的起点难以确定。奴隶贸易时期就出现了穆斯林黑人奴隶与基督徒进行跨信仰交流的情况。约伯·本·所罗门是在北美大陆最早留下历史印记的穆斯林黑人奴隶之一。他被贩卖到北美为奴,以智慧打动了英国议员以及佐治亚殖民地的创建者奥格莱索普和律师布鲁艾特,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最终返回非洲。所罗门的曲折经历就是奴隶贸易时代北美大陆穆斯林和基督徒跨信仰交流中罕有,但客观存在的个案。约伯之后,在穆斯林与以基督徒为主的非穆斯林进行的跨信仰交流中,最为典型的个案是韦伯宣传伊斯兰教的经历。韦伯个人的亲身经历体现了两种宗教的沟通。韦伯原本是基督徒,在菲律宾皈依伊斯兰教,他在出版业方面的活跃表现为伊斯兰教在美国的传播做好了知识和信息储备。

19 世纪中后期,赴美的阿拉伯裔移民也存在跨信仰交流的情况,不过这种跨信仰交流主要在同族裔的阿拉伯裔穆斯林和阿拉伯裔基督徒之间发生,而不是阿拉伯裔穆斯林与美国本土基督徒之间。阿拉伯裔穆斯林和阿拉伯裔基督徒两个群体同族不同教,但在美国的陌生社会环境中,彼此间加强团结,无疑是更好的生存之道。因此在缺少延续宗教传统的环境的条件下,早期穆斯林移民,尤其是散居的阿拉伯裔穆斯林与阿拉伯裔基督徒的共性大过双方的差异,部分穆斯林与基督徒的界限逐渐模糊,出现了同化现象。

黑人伊斯兰运动兴起之后,黑人穆斯林的跨信仰交流主要集中于泛非运动和黑人权利运动中。在黑人民权主张的影响下,黑人穆斯林和黑人基督徒存在跨宗教的合作。黑人穆斯林领袖利亚·穆罕默德和马尔科姆·X 死后都葬在了黑人公墓,而不是穆斯林墓地,就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黑人穆斯林对于跨越宗教信仰的黑人族群认同的重视。^②

① Zahid H. Bukhari, *Muslims' Place in The American Public Square: Hope, Fears, and Aspirations*, Walnut Creek, Alta Mira Press, 2004, p. 165.

② Edward E. Curtis IV., *Encyclopaedia of Muslim-American History*, p. 96.

20 世纪后半叶，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多元化特征日渐明显，跨信仰交流的情况也趋向于多样。但重点还是体现在美国穆斯林逐步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中与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的跨信仰交流上。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爆发的数次中东战争让伊斯兰世界与以色列的关系异常紧张。美国国内穆斯林与犹太人两个宗教文化群体的关系也变得比较微妙。美国犹太利益集团的院外政治对美国中东政策产生的影响，让很多穆斯林感到不公和气愤，但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取得的成功却也是穆斯林领袖希望美国穆斯林群体可以复制的。他们认为犹太人很好地将经济领域取得的成功转化到对犹太文化传统的保护和传承，而这也是美国穆斯林可以借鉴的。^① 2007 年致力于促进跨信仰信任与理解的北美伊斯兰社会（ISNA）邀请了犹太教改革联盟（URJ）的主席埃里克·尤费拉比，在该协会的年会上发表演讲。北美伊斯兰社会的主席英格里德·马特森随后也受邀在犹太教改革联盟发表演讲。这次穆斯林与犹太人领袖互相示好的行为被视作美国穆斯林群体与犹太人跨信仰交流的重要事件，标志了后“9·11”时代双方跨信仰交流的方向和前景。

相比穆斯林与犹太人之间的跨信仰交流，穆斯林与基督徒的跨信仰交流更为重要，双方跨信仰交流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体系对伊斯兰文化体系的接受与认可程度。“9·11”之后基督徒“了解伊斯兰真相”的意愿和美国穆斯林群体“表明对宗教多元主义社会的适应程度”的意愿共同促生了双方跨信仰交流活动的增加。^② 以芝加哥的清真寺为代表的部分美国清真寺开始尝试清真寺开放活动。这是“9·11”之后美国穆斯林加强跨信仰交流的典型案例。有限的开放活动既不会干扰清真寺的正常运行，又可以让其他宗教的信徒和美国公众了解美国清真寺和穆斯林群体的真实情况。此外，美国穆斯林加强跨信仰交流不只是在清真寺内提供交流平台强调“引进来”，也包括积极地“走出去”。多数清真寺和穆斯林团体都鼓励美国穆斯林积极参加美国主流媒体的活动，积极发出

① Edward E. Curtis IV. , *Encyclopaedia of Muslim-American History* , p. 266.

② Jane I. Smith , *Muslims , Christians , and The Challenge of Interfaith Dialogue*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7 , p. 63.

穆斯林群体的声音。^①

简·史密斯梳理了美国穆斯林和基督徒的跨信仰交流活动,并按照参与方式和交流内容,将交流活动分为“规劝模式”“了解模式”“教室模式”“神学讨论模式”“道德讨论模式”“宗教仪礼模式”,以及“实用合作模式”等不同模式。^②穆斯林群体和基督徒针对具体的情况选择以上述模式中的一种或几种进行跨信仰交流。跨信仰交流对于特定的穆斯林群体来说就是一个决策与方案设定的过程。美国穆斯林针对社会环境和交流对象的动态变化,选择适合的跨宗教交流模式,有助于与其他宗教群体的交流和沟通。^③

2006 年成立的美国伊斯兰大会 (AIC) 致力于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建立相互包容和沟通,并与其他穆斯林团体携手促进美国穆斯林的跨信仰交流活动。美国伊斯兰大会仿效穆斯林的“五功”,提出了美国穆斯林在加强跨信仰交流的过程中需要坚持的五个基本原则:第一,伊斯兰文明历史悠久,是动态发展的文明形态;第二,伊斯兰教不是一成不变的;第三,穆斯林要有打破沉默的勇气;第四,自我批评是强大内心力量的外在表现;第五,不要固守对基督徒和犹太教徒的成见。^④这五个交流原则提出后被广为引用,引发了美国穆斯林群体热议,也受到了美国公众的关注。这五个交流原则明确了穆斯林在交流过程中应该具有的基本认识和需要做出的调整,具有操作性,为穆斯林跨信仰交流的深化创造了可能,也反映了“9·11”之后美国穆斯林积极参与美国社会的需求。

结 语

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多元构成”特征赋予这一群体先天的差异性,但差异性却不都能动摇对美国穆斯林进行整体研究的理论和逻辑基础。对于

-
- ① 张欢、王大骐:《一个美国穆斯林领袖的 10 年——专访美国穆斯林前进协会执行会长黛西·卡恩》,《南方人物周刊》2011 年 9 月 12 日刊,第 58 页。
- ② Jane I. Smith, “Muslims as Partners in Interfaith Encounter,” in Bukhari, Zahid H. (ed.), *Muslims’ Place in The American Public Square: Hope, Fears, and Aspirations*, Walnut Creek, CA: Alta Mira Press, 2004, pp. 165 – 180.
- ③ Jane I. Smith, *Muslims, Christians, and The Challenge of Interfaith Dialogue*, p. 82.
- ④ Edward E. Curtis IV., *Encyclopaedia of Muslim-American History*, p. 267.

美国主流社会而言，美国穆斯林群体的伊斯兰信仰使其具有整体性，区别于其他族裔群体和宗教文化群体。对美国穆斯林的差异性多元构成进行充分研究，梳理伊斯兰教在新大陆的传承和实践，是深入了解美国穆斯林群体整体发展及其与美国社会交往进程的重要基础。

美国穆斯林群体的宗教实践由于自身的多元构成和所处多元文化社会的影响，而表现出不同于传统伊斯兰社会的特点。清真寺或伊斯兰中心功能更趋多元，既满足宗教活动所需也能为穆斯林提供日常交际和伊斯兰教育的平台。宗教领袖迎合穆斯林的实际需求而承担不同角色，既涉及宗教活动也涉及宗教教育。多元构成的穆斯林群体在非同质性的多元社会里，面临与以往不同的交往压力与需求，既包括穆斯林内部的交流也包括跨信仰交流，其中针对基督教和犹太教的跨信仰交流为在不同宗教群体间增进互信，保证彼此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责任编辑：闫伟]